



它是有两千年历史的建筑，全国仅三十余座，每一座都堪称国宝

常任侠在盘溪发现国宝汉阙

□姜孝德

常任侠(1904—1996年)，安徽颍上人，著名艺术史家、诗人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。1931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，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艺术史。回国后，曾在中央大学、国立艺专、昆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担任教授。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图书馆馆长。

常任侠是个传奇人物，他在重庆考古，最大收获就是发现了盘溪的东汉无铭阙。

1 喜欢考古

常和郭沫若等人同行

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，日军进逼南京，中央大学(以下简称中大)西迁。常任侠是中大学教授，随中大实验中学的师生一起西迁，陪学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。后来，他去了武汉，成了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人员。

1940年，国民党撤销第三厅，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(简称文工委)，常任侠便回中大当教授去了。1942年，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璧山迁到江北盘溪，他便去做了兼职教授。这期间，他还是(重庆)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艺术考古研究院研究员。也因此，他在重庆努力地开展考古工作。

在重庆期间，常任侠常与郭沫若、卫聚贤、金静庵、胡小石等在江北与沙坪坝嘉陵江沿岸考古。在江北主要集中在香国寺至石马河一段。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发现了纪年汉砖，如“延光四年砖”，它证明早在公元125年时，江北石马河一带便有较多的人居住了。

常任侠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考古活动足迹。他在1939年5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：“与金静庵、刘子植、朱遇先、缪赞虞渡江至盘溪访碑。”又在5月29日写道：“与金静庵、刘节在嘉陵江盘溪发现汉阙(墓)一处，其中一室有‘永寿四年六月十七日’作此冢’十三字尚完好，可为汉冢之确证，书法之美如礼器碑，归后在此拓片上题字。”永寿四年即公元158年。

郭沫若既是考古专家，也是诗人，常任侠也是如此，因而他们发掘了古墓之后，还有唱和，如常任侠的《发掘汉墓纪事次郭沫若韵》和《四月二十二日题汉富贵砖拓本叠前韵》。那时，教授们的收入并不高，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非常丰富。发现了汉墓，不仅要写诗，还要拓片，且常常在拓片旁留诗或题字，甚至到了“洗拓能忘疲，摩挲行废眠”。他们喜爱这样的工作，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

常任侠经常在嘉陵江沿岸考察，次数多了，他总觉得这一带可能有重要的古代遗物存在，于是他想到了发动群众这一招。有了这个想法，他就给身边的中大与国立艺专的同事、学生宣传，有时还会向老乡们宣传，让大家留意，如果发现“花石头”(被雕刻过的石头)、或人工堆砌的大石堆等异常现象，就马上通知他。

2 奇迹发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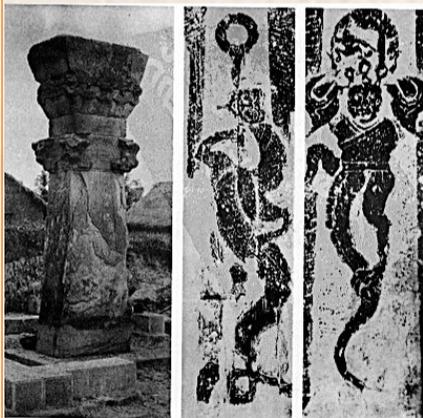
他在江北盘溪发现汉阙

谁也没想到，这样的宣传，最后竟真的有效果。

1940年2月末的一天，中大的军事教员唐世隆，得知盘溪有大石头雕刻的东西，可能是阙，于是告诉了常任侠。听完描述，常任侠兴奋不已。3月2日，他与马叔平、金静庵及中大历史学系学生等6人一起渡江，到盘溪去了解情况。遗迹现场位于盘溪河西岸，约半里地。类似阙的物体面西向，左右各一，通高4.15米。左阙已经倒在田里，一部分已被掩埋，旁边还有一些杂乱的石头；右阙依然站立，但阙顶已经掉落，角神也已风化。阙身上的伏羲、女娲、青龙、白虎等浮雕，也风化得有些厉害。

通过常任侠对石阙的描写，我们今天能够很准确地了解该阙的样貌：左阙左侧浮雕有一人首蛇身的手举日轮，日轮中有三足乌，后来定名为伏羲捧日图；左阙右侧浮雕有青龙衔璧图；右阙左侧浮雕有白虎衔璧图，右阙右侧浮雕有一个人首蛇身，手举月轮，月轮中有蟾蜍，后来定名为女娲捧月图。阙身上部四角有四个高浮雕的力士背负着阙头，阙头上还有一些宫室建筑的雕刻。石阙雕刻形象生动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珍贵的文物价值。

盘溪无铭阙的发现，让专家们很是兴奋。但对于此阙的年代，一时没有定论。为弄清楚阙的年代，常任侠



20世纪50年代的盘溪东汉无铭阙(右阙)及图案拓片

等人多次到发现地拜访当地村民，希望能找到关于该阙历史的蛛丝马迹。有当地村民说，这块石头叫香炉石，因此阙的所在地就叫香炉湾。石头是从龙溪(应为脊)山那边飞过来的。这石头灵得很，有求必应，因此来烧香的人很多。听罢介绍，常任侠感叹地说：“唉，因为迷信崇拜，使这些石头免遭破坏。”当年5月，常任侠写了《重庆附近发现之汉代崖墓与石阙研究》的文章，对发现经过作了较详细的介绍。这篇文章成了后来人们介绍盘溪汉阙的依据。

3 无解谜团

高大汉阙为谁而建?

阙是中国古建筑中一种特殊的类型，是保存下来的、最早的地面建筑之一。最初为帝王宫廷大门外对称的高台，通常左右各一。两阙中间没有建筑物相连，故称“阙”。阙，即豁口，空隙。后来演变出多种类型，有宫阙、坛庙阙、墓祠阙、城阙、国门阙等。阙的功能多数是为了显示门第、区别尊卑、崇尚礼仪等。目前全国仅存的阙只有31处(不包括出土的)，每一处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。

常任侠发现的这一处石阙，后来由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组织发掘，倒地的石阙被运送到中央大学博物馆保存(后由重庆博物馆保存)。

盘溪的石阙，后经专家们对画像、造型，以及与其他阙的比较等方法，确定为东汉时期的阙，因其没有铭文，故称无铭阙，最后定名为“盘溪东汉无铭阙”。对于此阙，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：它是墓前阙，又称神道阙。但是，这是谁的墓前阙，谁才有资格在墓前竖立如此高大的石阙呢？然而，在汉阙周围，没有发现大型坟墓，且周围的土地经过整理，也没发现大型建筑遗迹。或许是因为近两千年的岁月，让墓葬或建筑变成了黄土；又或者是阙建好后，世事发生了变化，后面的坟墓或建筑根本就没能建设(这也许就是阙身上没有文字的原因)。也许，这将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迷团了。

盘溪无铭阙虽然没有文字，但其造型、图案等都是传世石阙中独一无二的，因而被专家们引为至爱。其上面的图案——人首蛇身的女娲伏羲、月亮中的蟾蜍、太阳中的三足乌，以及青龙、白虎等已成研究古代文化、神话和思想观念常常引用的经典。

就在发现汉阙的同一时间，郭沫若等人(应该也有常任侠吧)在距离无铭阙以北约800米的苏家院子(现玉带山小学附近)，又发现了一座东汉的伏羲女娲浮雕像。浮雕像因一直埋在地下，没被风化，所以格外清晰。浮雕像刻在墓室端头的石板上，依然是伏羲举太阳，太阳里有三足乌；女娲举圆月，月里有蟾蜍。这座浮雕像对于认识无铭阙、确定无铭阙的年代，以及认识石马河人的信仰，都有一定的帮助。浮雕像上，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，而那个小孩却是完整的人形——是没有修炼成人首蛇身，还是进化成了纯粹的人，这真还值得研究。

浮雕像上的干栏式建筑(楼上住人、楼下养牲畜)，可能是重庆地区最早的干栏式房屋图像。



年轻时的常任侠



郭沫若拓印的“富贵砖”与“延光四年砖”

4 建亭保护

后人仍能目睹汉阙风采

关于常任侠、郭沫若等人在嘉陵江末端两岸进行考古发掘一事，不仅他们自己有记载，别人的著作中也有记载。甲骨文、金文专家商承祚曾在1940年的一封信里写道：“今年三月得金君信说，在盘溪附近地名庙溪嘴的山腰，又寻获熹平四年(公元175年)、光和元年(公元178年)两墓，至今无法得到拓本，叫人不胜神往。”信里提到的纪年墓，颇有价值，这是判定无铭阙时代的一种参考依据。整个盘溪地区，发现的汉墓大致就是从延光四年(公元125年)到光和元年(公元178年)之间。

当年4月14日，常任侠又与郭沫若、卫聚贤联合各学术团体发掘江北汉墓，21日试掘汉墓结束，27日郭沫若作《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》一文，常任侠随即也写了《整理重庆江北汉墓遗迹略》一文。他们还记录了在江北董家溪培善桥、胡家堡等处发掘汉墓的情况。笔者在白九江先生《重庆考古的起点与百年回首》中看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，郭沫若、卫聚贤等人在江北相(香)国寺发掘到的汉代砖室墓，非常震惊。如此全用大砖砌成的墓室，可能是唯一在江北发现的一次。

当年，常任侠看过盘溪东汉无铭阙之后，曾忧心忡忡地说：“但双阙已毁其一，此石阙之顶盖，亦已倾坠。苟不加以保护，则此汉代建筑，久受自然之摧折，风雨之侵蚀，亦必逐渐剥落；久而倾圮，可预卜也。”

令人欣喜的是，常任侠的担心最终被化解了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保存在原中央大学博物馆里的汉阙几经辗转，最后保存到了重庆市博物馆。留存原地的阙，则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此后，政府曾三次拨款为无铭阙修建保护亭，加以精心保护，以让后世子孙仍能目睹盘溪汉阙的耀眼风采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盘溪东汉无铭阙保护亭

